

方域清考察简报

方英文

道，教认两边的字，以及公交站牌上的地名、电梯里的广告字，只一遍，再见就认出了。估摸着认识了千儿八百字吧。当然白字笑话不时冒出来，比如把碑林念成牌林，把发展中心念成发屁中心。

至于写字，笔呀本子呀放面前，不写，呼啦一声拨远。可有时莫名其妙地，兀自就认真写起来，嘴里念念叨叨的。

方域清爱运动，单杠，游泳，

足球篮球羽毛球。玩法单一，与爷对踢对打。但凡他没接住，照例小掌一推：爷爷的错！这么一种推诿甩锅如特朗普的，好动不服输的脾性，老师就有点头大。一次不知何故，将花盆里栽养的辣椒揪下来——我不明白幼儿园里啥花不能养偏养辣椒——老师很无奈，哀求道：求求你方域清，明天领导来听课，你可千万、千万别捣乱！

不过，某一个周末，又因为表



成长 网络图片

一冬暖阳半部书

高凤华

无。旷然忘所在，心与虚空俱。

精神之乐，无非自得。不闻世上喧嚣，不观草木荣枯；躲离了万丈红尘，避开了衮衣玉食。松韵泉声，静里听来，乃天地自然鸣佩；烟光水影，闲中观去，是乾坤最上文章。那一方自适之天，那一份自得之意，好像天下不是王土，好像自己不是王臣。玉皇管我不着，阎王奈何不得。就是这么牛！看看这个人：百岁老翁不种田，惟知曝背乐残年。有时扪虱独搔首，目送归鸿篱下眠。真是自在得可以！

一冬暖阳，半部残书。

那里是刘姥姥的乡下，那里是范成大的菰园，那里是纳兰的塞上，那里是沈从文的凤凰。读得懂刘姥姥，便是读懂了《红楼》；读得懂菰园，便是读懂了范村；读得懂塞上，便是读懂了富贵；读得懂凤凰，便是读懂了人间。

冬阳温暖的光，正如书里经年的梅花，虽然萎了，依旧暗香如昨。它的片片残蕊，淡红中渗出褐黄，像极了经过稀释的血。撕裂的花蕊到处飘散，飘向田野，飘向村庄，飘向冬眠的人群。广袤的大地、寥落的村庄和暮气沉沉的人们，因此有了活力，变得诗性而空灵。村庄无言而笑，把枯藤老树的清苦和瓦垄的沉默，浓缩成古老的寓言，传了一代又一代。和风渐

起，天地间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忧伤。人们把目光投向原野，谛听春的声音，像翻开了书的下一页。天地无言而静美，有若雁颢平沙，缓缓而落。一种诗化的境界，忘了时间和惆怅。

负暄太雅，曝背太俗，不妨如民间，就叫“晒太阳”吧。

万事追求自然，晒太阳无须择地择物择人。可以亭台楼阁，可以茅舍竹篱。随意的人，一把竹椅，一壶清茶；讲究的人，铺案设几，摆上茶食果品。可以一个人享受阳光，也可邀上二三道友。喜欢清静，不妨一个人手执一缕，腾云驾雾，任思绪漫飞；喜欢热闹，不拒众人抬腿扭腰，跳上一曲广场舞，让激情燃烧。可以闭目养神，于静思处获得朗朗清气；可以谈今白古，在交流中分享快意恩仇。

晒太阳最好沾上一壶酒。有客同心，拔钗沽酒；野藿充膳，无须鱼肉。一碗盐豆，半碟腐乳，喝上二两老白干；“常支折脚鼎，自煮花蔓菁”，萝卜白菜，只要是熟的，尽作慰肠之物。不可不醉，不可全醉，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醺。身心自在，横槊赋诗；牵绳放牛，挑灯看剑。袖里乾坤，壶中日月；富贵浮云，其奈我何。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便是无人可敌的堂吉珂德；缭绕在自己的美梦中，便是俯身拾起

现好受了奖，胸前黏了几枚彩色帖帖回来，像是将军的军阶牌。他又以此再作奖品，爷爷奶奶谁听了他的话，他就贴谁胸前。

爷是吃写作饭的，一向尚静。身边一台永动机，难免发躁，凶人，自然不是个好爷爷。方域清就让奶奶给他换个爷爷，奶奶说没法换，换了就不是你爷爷。他很困惑，衣服都能退、玩具也能换，爷爷为什么不能换？如此这般跟奶奶亲密无间，偶尔也闹翻脸，不过几分钟后，又团团结伙拾掇爷了。

昨天周一一进门，只喊了声爷爷奶奶，没有拥抱，端直冲进卧室里翻出一床小衣服，挑挑拣拣了一件白短袖，麻利地换上，穿衣镜前显摆了好几种造型，自美陶然得很。我们说冬天啊冻坏了！不听，一会儿挠鼻子打喷嚏了。

今天下午两点半去游泳，一点多叫他。没午睡好，耍赖，翻腾，吼叫，就是不想穿衣服。少不了连哄带威胁，这才迷迷瞪瞪地架上爷脖子。到了街道，醒了，双手击打爷头顶，敲鼓带节奏，快活得很。谁敢骑爷头上作威作福？孙子也。联想一句俗话，做官号称父母官，我看不如说做个爷爷官。待人民如待孙子，那才叫后天下之乐而乐呢——果真那样，官道上恐怕稀稀拉拉没几个人你争我抢了。

过了一站路，爷累了，让方域清下来，自己走，不理。奶奶说下来，我背你走，依然不下来。爷说你要累死爷爷呀，你没爷爷了可咋办？让奶奶给我生个爷爷，方域清说。

这久违的烟火。

晒太阳最好泡上一杯茶。冷情当世，如汤消雪；神酣得和，味足识真。浓处味短，淡中真趣；山居清洒，藜杖高风。阅遍门前柳，看尽愁路人。君山老眉的故事，敬亭绿雪的春秋，浅浅淡淡，舒舒緩缓，那些凡俗的人和事，隔着山河，隔着岁月，便在袅袅茶雾里氤氲了岁月。

晒太阳最好执上一卷书。读史使人明智，读诗使人聪慧。好文章是天下第一至味，是孤峰的森林，是巍峨的庙堂，是黑暗里的一道光。好文章没有调味品，好文章没有巨人的肩膀，好文章没有泥塑的菩萨，好文章不装腔作势，是一种亲切的、让人无所遁形的，却无限滋润我们心田的光。一首诗，一则寓言，一篇散文，不管它如何小、如何短，只要是真好，又与众不同，便可不朽，便可成为永远的丰碑。读书里故事，替古人担忧，不知不觉就成了书里的人，“千红一窟，万艳同悲”，满纸风流，叶颤花摇。在另一个世界里，我们是我们自己；我们庆幸活着，我们感受到生的意义。

晒太阳最好什么都别带，什么都不想。闹市求静，处喧见寂，性天情彻，便是高人。胸中无欲，眼前空明；心中自在，物我两忘。看雨余山色如无色，听夜静钟声如无声。修得此身，便是满腔和气，遍地春风，从此世界大同，再无暴戾和战争。

负暄篱下，曝背庭前，此中大有佳趣，非亲历亲为者不得，不足以与人言矣。

秋尽冬来，衰草连天，残山剩水，雁声渐远。农家小院，早来夜往，已不见往日热烈气象：那夏秋里绿叶成荫，碧纱为帘，即便暑热难耐，也是凉风习习的情景，一去难返；那儿童嬉戏为乐，捉蛱追萤，大人则搬了竹床，就着满天星光，在绿梧下一睡，月移影走，风轻云淡，嘈杂不闻，天仙何羡的场面，再也不见。可恨霜风乍起，峭寒顿生，沙飞石走，面皴皮枯，村人不堪，于是早早关门闭户，上床睡觉，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，才慵懒得从被窝里爬起身来。

于是见惯了杲杲冬日，那些负暄篱下的人们，无论市人山翁，无论朱门白屋。

“负暄”语出《列子·扬朱》：昔者宋国有田夫，常衣缊赆，仅以过冬。暨春冬作，自曝于日，不知天下有广厦隩室，绵絮狐貉。顾谓其妻曰：“负日之暄，人莫知者。以献吾君，将有重赏。”相传冬日曝背，阳气忽生，驱寒增钙，百骸通畅，清人高桐轩谓之“曝背之乐”。说起来，那个田夫也是憨厚得可以，竟然想到用晒太阳之法献君王来得到赏赐。细究起来，其实也没错，他不过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真理，然后与君王分享。只是想用一加一等于二来得到高官厚禄，可见贪婪得可以。一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，一个流传千年的笑话。

晒背的好处有二，首先是感官的，然后是精神的。

感官之乐，恕不细表，有诗为证：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。初似饮醇醪，又如蛰者苏。外融百骸畅，中适一念